

## 推己及人，绝代双璧——也谈白石词《暗香》《疏影》

丁庆勇，杨棕淇

文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湖北武汉

**【摘要】**南宋著名词人姜夔的两首咏梅词作《暗香》《疏影》，历来评价不一，迄今未有定论。前人对这两首词的解说存在语焉不详、逻辑不明的问题，如今的一般读者及宋词研究者对这两首的重视程度也都远远不够，导致未能广泛流传。本文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明确揭示出《暗香》表达对作者个人爱情往事的追怀，《疏影》表达对“靖康之乱”所引起的国家灾难的悲慨，两词之间存在着一种“推己及人”的逻辑关系，艺术价值及情感价值均极高，堪称绝唱，在词史上应该有不容忽视的崇高地位。

**【关键词】**《暗香》《疏影》；爱情追怀；国事悲慨；推己及人

**【收稿日期】**2025 年 9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0 月 15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86

Extending one's own kindness to others, a pair of unrivaled talents—a discussion of Bai Shi's poems

"Hidden Fragrance" and "Sparse Shadows"

Qingyong Ding, Zongqi Yang

Wenhua Colleg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uhan, Hubei

**【Abstract】** The two plum-blossom-chanting lyrics *Anxiang* and *Shuying* written by Jiang Kui, a famous poe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ve received diverse appraisals throughout history and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to date. The explanations provided by predecessors for these two lyrics are often vague and illogical. Moreover, the current readers and researchers of Song Dynasty lyrics have not paid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se two works, leading to its failure to spread widely. Through meticulous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clearly revealed that *Anxiang* expresses the author's nostalgia for his past love affairs, while *Shuying* conveys his grief over the national disaster caused by the "Jingkang Incident". There exists a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extending one's own feelings to others" between the two lyrics, which possess extremely high artistic and emotional values and can be regarded as masterpieces. Both of them should be accorded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lyric history.

**【Keywords】** *Anxiang* and *Shuying*; Love nostalgia; National grief; Extending feelings to others

著名词人姜夔（1155-1209）字尧章，号白石道人，生活在南宋中期。他流传下来的词作并不多，仅八十四首。但他在南宋词坛的地位很高，所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其中以《暗香》《疏影》这两首咏梅词作最富于鲜明的个人特色。

然而对这两首词的评价，在词的评论史上却存在着两个极端。赞之者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sup>[1]</sup>，“空前绝后，独有千古”<sup>[2]</sup>；毁之者却说：“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sup>[3]</sup>（王国维），“游戏之作耳，虽艺术性强，实无甚深意。乍看似新颖

可喜，细按则勉强做作，不耐咀嚼。”<sup>[4]</sup>（吴世昌《词林新话》卷四）实际上，对以姜白石为代表的骚雅词派的词作，虽有少数人表示高度肯定，主流的评价却一直不高，认为其艺术的自然性与思想情感的感发性都不能和“苏辛”的豪迈词作相比。而造成其感发性不够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词风“晦涩”，使读者理解起来不太容易。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究竟是作者写得不好，还是读者们阅读钻研用心不够呢？本文拟在前人解读的基础上，对这两首词的思想情感及艺术作出进一步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第一作者简介：丁庆勇（1971-）男，湖北长阳人，文华学院人文学部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

## 1 词前小序

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sup>[5]</sup>

小序简要说明了作词的时间、地点、缘起及重要特点。“辛亥”，按干支纪年法推算，当是南宋光宗绍熙二年，亦即公元1191年，时距靖康之乱后南宋建国（公元1127年）已64年，姜夔时年约36岁。这年冬天姜夔冒雪到了苏州石湖别墅，在那里住了一月之久。“石湖别墅”即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居所，诗人晚年亦自号“石湖居士”，因以“石湖”称之。范成大比姜夔大29岁，已属前辈诗人，在政治上亦身居高位。他十分赏识布衣寒士姜夔的文学艺术才华，对其礼遇有加。

“授简索句，且征新声”八个字指明了作词的缘起：“简”在此代表文房四宝之纸张，看来是范成大给姜夔准备好了文房四宝，希望他写作佳作美句，并且希望同时身为音乐家的姜夔作出新的曲子，因此就有了《暗香》《疏影》这两首词作。对这两首作品，范成大非常喜欢，不断自己“把玩不已”，还安排家中歌妓排练演唱，词乐结合，“音节谐婉”，效果非凡。这就是这两首词的由来。

小序中有几个重要信息值得读者注意。一是两首词音乐的独创。一般来讲，古人作词，先有音乐名，即词牌名，后有文字词作，所谓“依调填词”。许多人精于文字创作，音乐创作却不免生疏，宋代词人中，大约仅柳永、周邦彦、姜夔等少数名家有此功夫。而且姜夔创作“新声”，也有他的特殊性。据他自述作词之法：

“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于律。”（《长亭怨慢》小序）竟是有长短句的文字词，然后根据文字韵律配之以曲。这样就有效地克服了以文字迁就词律妨碍情感表达的弊端，而以音乐来强化文字的韵律感，作词本身即是相对自由的文字音乐表达，这在一般词家是不可能做到的，竟不是“依调填词”，而是“循词定调”了。二是经名家品评及现场音乐演唱实践，其艺术效果已经得到高度验证。三是两首曲子的命名。

“暗香”“疏影”显然来自北宋诗人林逋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已然暗示了两词的歌咏对象：梅。

梅花作为“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的重要成员，早已引得无数骚人墨客纷纷咏叹，佳作如林。然则白石先生此次一气创作两首咏梅词，有什么特殊魅力

惹得范石湖如此叹赏呢？果真如吴世昌所说，乃属于一时“游戏之作”吗？未免太小觑了两人。

## 2 《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香暖）。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sup>[6]</sup>

本来，词牌字面含义未必和词的内容有什么联系，它是音乐的名称，但由于前述这两首词创作程序的特殊性，“暗香”“疏影”既已定型为音乐词牌，同时也是指向文字内容的词题。于是，我们可以判断，《暗香》一首意在从香气的角度进入梅花，“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是为点题之笔。但是，我们也看到，全词正面写到梅花香气的，仅此一句。虽则如此，梅香为全词主脑却一点不虚，因为不管作者如何跳出来写，梅香始终是调动作者情感的关键因素。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开篇即不写梅本身，而写过去多次发生在梅边无比雅致的一幕生活场景：吹笛。姜夔精通音乐，尤善笛箫。以“旧时”至于句首，强调这一幕已经过去。今日之月色，恐再难照见此场景。“算”字有在心里思量、盘旋之意，言下有万般追忆与不舍。追忆与不舍的对象是什么？乃有下句“玉人”的出现。“玉人”者，容貌美如玉之人，指男女均可。如元稹《莺莺传》：“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此指男子；如韦庄《秋霁晚景》：“玉人襟袖薄，斜凭翠栏干。”此指女子。词中此处所指何人，本难确定。但“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的殷勤表现，明显带有高洁爱情的痕迹，所以倾向于指女子为宜。攀摘梅花为何？为心爱的人献上一簇馨香而已。虽不直写香，其实都与香有关。观后句“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攀摘献花活动，也属对过去的回忆。

何逊是南朝齐代著名诗人，有诗《咏早梅》云：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

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

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

朝洒长门泣, 夕驻临邛杯。

应知早飘落, 故逐上春来。<sup>[7]</sup>

其中写到梅花的惊艳、傲雪与凋零, 颇为动人。何逊的诗才甚至得到大诗人杜甫的膜拜:

孰知二谢将能事, 颇学阴何苦用心。<sup>[8]</sup>

——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

东阁官梅动诗兴, 还如何逊在扬州。

此时对雪遥相忆, 送客逢春可自由。

幸不折来伤岁暮, 若为看去乱乡愁。

江边一树垂垂发, 朝夕催人自白头。<sup>[9]</sup>

——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可见何逊咏梅早引得杜甫共鸣, 姜夔词中所谓“攀摘”“渐老”也隐隐可见杜诗影子。姜夔在此自比何逊, 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本是相当自信的。但正如杜诗所言, 梅花之“垂垂发”, 朝夕催人老去, 对此时勾起深深回忆的梅花, 竟难以施展如昔日漂亮优雅之文采。上文讲过, 姜夔时年约 36 岁, 其实一点不老。所谓“渐老”者, 心灵失落萧飒之托词也。如此, 怎经得竹外那一簇稀疏的梅花, 飘洒其冷冷的暗香入我寄居于人处的精美的坐席? 言之凄凉黯然无比。上阕以“旧时”“而今”的对照结构完成, 微露情怀。

既有暗香袭来, 昔日曾与攀摘献上的“玉人”如今何在, 过得怎样? 于是下阕首先悬想“玉人”在“江国, 正寂寂”。所谓“江国”, 即有江之地。江南水乡, 江河众多。作者故作笼统泛泛之笔, 不明点实地; 但据夏承焘先生考证, 姜夔年轻时与一合肥女子相爱, 因环境、机缘及其他因素, 未能结合。姜夔此后终身挂念, 其词《鹧鸪天·元宵有所梦》云: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 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 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 两处沉吟各自知。<sup>[10]</sup>

词中写到人的老去, 两处寂寞相思, 甚为真率动人, 正可与《暗香》相应。因此, 我们可以判断, 此处“江国”, 可能指女子所居“肥水东流”的合肥。而其心情, 正如作者一样, 因孤独思念而寂然寡欢。身为一男子, 此时又是范石湖的座上宾受到热情优待, 即便与“玉人”

睽违, 天各一方, 尚能勉强挨过寂寥岁月。然心中女子, 在此冰寒天气, 茕茕孑立, “淮南皓月冷千山, 冥冥归去无人管”(姜夔《踏莎行》), 该如何对付这漫漫无边之寂寥!

因此就有下文“叹寄与路遥, 夜雪初积”的深深遗憾。寄梅之举动, 背后有人所熟知的典故: “折梅逢驿使, 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 聊赠一枝春。”<sup>[11]</sup>(南北朝·陆凯《赠范晔》)和上阕“攀摘”相照应。然“路遥”“夜雪初积”的双重阻碍, 象征着与“玉人”之间的阻隔难以打破和贯通。虽则此时我身为石湖上宾, 手握碧绿精美的酒杯, 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泪水! 在“易泣”这悲伤的心情前, 放置一繁华缤纷的意象“翠尊”, 两相反跌, 可见伤情至深。“翠尊”同时也有意开始为全词清冷的氛围缀上一点亮色, 使其后的“红萼”的出现不致突然。“红萼”当然是“无言”的, 可在这里它似乎是可以见证和倾诉的。见证者何? 过去相聚的浓浓爱意; 倾诉者何? 替相爱的人儿传递和保留一份珍贵的情意。于是就有下句的辉煌非凡之表达: “长记曾携手处, 千树压, 西湖寒碧”。此句行文之妙, 极易为人忽略。今日“翠尊”的颜色逗出“西湖寒碧”, 心中永远的“红萼”引出记忆中的“千树”梅花。“千树”当然非确指, 仅状红梅之多。红梅之多, 象征爱意之浓, 已经不但使人深深可感, 甚至使人仿佛真真可见。红梅虽多, 何以能压住冬日西湖的寒气? 一者梅为傲雪之花中君子, 根本不惧寒冷, 可见彼此之间爱情的坚贞; 二者, 压住寒碧的, 当是温暖如火的气息。这如火的“千树”红梅, 其散发的香气带着彼此之间热烈的爱情温度, 居然可以压住西湖的寒气。“长记曾携手处”, 正面点出这是记忆中的逝去的爱情甜蜜。我们看到, 今日梅花“香冷”, 当日却是如此“香暖”。带给人如此温暖的浩瀚梅花, 如今何在? “又片片, 吹尽也, 何时见得”。不管有多少浓浓爱意, 暖暖深情, 都随着一片片梅花的“吹尽”而凋零了, 只留下一片令人心碎的怅惘。

很显然, 此首《暗香》, 作者意在借咏梅花表达个人的爱情追怀。姜夔与合肥女子的爱情, 是他一生中不能放怀的情感。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后分别, 即是在某年元宵的梅花树下。再加上梅花的品格深合姜夔本人的人格风范, “孤高傲世”“望之如神仙中人”“直如晋宋间人”, 使得他一直对梅花情有独钟。梅花中既有心中爱人曼妙多情的孤独身影, 又是自己“野云孤飞”的高洁灵魂, 怎不令他时时挂怀。范石湖位高才盛, 本是当时一流诗人, 待自己这一介布衣如此恩高德厚, 此次请他新作词曲, 自然可以触发他心中最深、最真的情感,

写出的作品方可动人。如是“游戏之作”, “勉强做作”, 怎可令石湖“把玩不已”? 表达个人深挚的爱情追怀, 也不能目之为“无甚深意”。爱情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重要情感, 无论如何反复表达都是不为过的。一部人类文学史, 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吴世昌先生虽然不喜这首新词, 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其“艺术性强”。然则其艺术性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 爱情主题在传统的花间词及晚唐五代、北宋词那里, 往往表现得婉约柔媚, 美则美矣, 然多有无助之感。姜夔在这首咏梅寄托自身爱情追怀的词作中, 注入一种神秘的力量之感, 然而绝不呼喊叫嚣, 情感控制分寸十足, 令人耳目一新。比如追忆昔日携手的深情, 以“千树压, 西湖寒碧”这样劲健有力的笔调和恢弘阔大的幻中境界来表达, 产生一种哀而不伤、柔而不弱的艺术效果; 其次, 若即若离, 避实就虚, 悬空着笔, 无句专梅而句句有梅, 真正产生一种“清空”的神韵。如首句“旧时月色, 算几番照我, 梅边吹笛”, 其中以“月色”“吹笛”营造雅致境界, 似乎起笔跑偏, 然而却是在“梅边”, 实则扣题; 三是全词整体色彩清淡, 意象冷幽, 毫无传统婉约词的华艳之感, 然而并不单调极端, 以“翠尊”“红萼”的浓艳来作点缀调和, 相反相成。香冷与情暖互相衬托, 摇曳生姿, 动人心弦。

### 3 疏影

苔枝缀玉, 有翠禽小小, 枝上同宿。客里相逢, 篱角黄昏, 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 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 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 那人正睡里, 飞近蛾绿。莫似春风, 不管盈盈, 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 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 已入小窗横幅。<sup>[12]</sup>

关于《疏影》这首词的主题, 前人已指出是为造成两宋更迭的“靖康之耻”而发, 因而更带上了一定程度的深刻性和神秘性。如张惠言云: “此章更以二帝之愤发之, 故有昭君之句。”<sup>[13]</sup> (《张惠言词选》/《张惠言论词》/《词话丛编》第二册)。郑文焯更明确地说: “此盖伤心二帝蒙尘, 诸后妃相从北辕, 沦落胡地, 故以昭君托寓, 发言哀断。”<sup>[14]</sup> (郑文焯: 郑校《白石道人歌曲》)。今人刘永济先生也持这种观点: “此词更明显为徽、钦二帝作。……此首比前首更为悲愤, 但皆以梅花托言, 故非个中人知当时事如范成大者, 不能感受其深意所在也。此词后人误解甚多, 大多不知昭君句

之用意何在, 故说来多不莹澈。”<sup>[15]</sup>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但是对于这种说法, 许多人表示惊诧和不相信, 比如夏承焘先生道: 此阙以有“昭君胡沙”语, 前人皆谓指徽、钦、后妃。张惠言词选谓“以二帝之愤发之”, 邓廷桢《双砚斋词话》谓“乃为北庭后宫言之”。郑文焯曰“考唐王建塞上咏梅诗曰‘天山路边一株梅, 年年花发黄云下。昭君已没汉使回, 前后征人谁系马。’白石词意当本此。”近刘永济氏以《南炉纪闻》载徽宗北行道中闻茄笛作《眼儿媚》词有“春梦绕胡沙, 向晚不堪回首, 坡头吹彻梅花”之句谓即白石昭君云云之由来, 此又前人所未及者。然靖康之乱距为此词时已六七十年, 谓专为此作, 殆不可信。此犹今人咏物无故阑入六十年前光绪庚子八国联军之事, 岂非可诧。若谓石湖尝使金国, 故词涉徽钦, 亦不甚切事理。若谓白石感慨, 泛指南宋时局, 则未尝不可。予又疑白石此词亦与合肥别情有关, 如“叹寄与路遥”“红萼无言耿相忆”“早与安排金屋”等句, 皆可作怀人体。又二词作于辛亥之冬, 正其最后别合肥之年, 范成大赠以小红, 似亦慰其合肥别情。以此互参, 寓意可见。<sup>[16]</sup>

叶嘉莹先生也不赞成“靖康之乱”说, 她评说道: 这一派的说法只是从语言文字上抓住一个“胡沙”就说是沦陷到北方, 抓住一个“昭君”, 就说是沦陷北方的后妃, 断章取义, 从一两个字来猜测, 不能够把全词都讲通。……可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是他常常写的, 根本不能忘记的就是他少年时代在合肥所爱过的一个女子, 后来这个女子跟别人结婚了, 没有和他结合。而她跟那个女子离别的时候正是正月的季节, 是梅花盛开的时候。……虽然对于《疏影》这首词一般都说是喻写徽宗、钦宗沦陷在北方的悲愤, 都是从国家的感慨来说的, 其实在词中他也糅合了他过去的一段爱情往事。<sup>[17]</sup>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第 2 版, 页 331、332、333)。“靖康之乱说”(“北庭后宫说”)之所以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疏影》全词讲通, 也没有把它和《暗香》之间的关系理顺, 这样就难以让人信服。夏承焘先生言“殆不可信”“不甚切事理”, 叶嘉莹先生斥为“断章取义, 从一两个字来猜测”, 皆是因此而起。笔者赞同“靖康之乱说”(“北庭后宫说”), 认为不但能够“把全词都讲通”, 而且非如此则绝不能把全词讲通。今试详解如下。首句“苔枝缀玉, 有翠禽小小, 枝上同宿”, 字面即从梅的姿态入手, 以切“疏影”之题。“苔枝”指枝上长满青色苔藓, 上面缀着翠玉般的梅花, 亦称“苔梅”, 上有一只小小翠禽日夜相伴, 色彩光靚而有清

凄冷艳之感。还应看到, 这梅与禽的意象并置, 除可能受到实景启发, 背后还有一个奇异的故事:

隋开皇中, 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 于松林间酒肆傍舍, 见美人淡妆素服出迎。时已昏黑, 残雪未消, 月色微明。师雄与语, 言极清丽, 芳香袭人。因与扣酒家门共饮, 少顷一绿衣童子笑歌戏舞。师雄醉寐, 但觉风寒相袭, 久之东方已白, 起视大梅花树上有翠羽刺嘈相顾, 月落参横, 惆怅而已。

[18]

——曾慥《类说》卷十三引《异人录》/柳子厚《龙城录》/苏轼诗《梅花·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其一

梅花枝上停着一只翠鸟, 且是“同宿”, 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这种情形在梅花开放的寒冷天气里并非常见, 可以判断并非眼前实景, 作者所写, 乃心中幻象, 亦即心中所见。心中所见即心中所想, 然则作者为何要想到“翠禽”与梅花同宿的景象? 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其背后的故事来理解。赵师雄寒夜与美人共饮, 并有绿衣童子伴舞, 次日清晨见梅花树上有翠鸟鸣叫相视, 乃恍然悟到美人是梅花所化, 绿衣童子即是翠鸟。作者显然是受到这一故事的启发, 创造出梅花与翠鸟相伴同宿的凄美形象。

沈祖棻说此是“安适之状”, 象征“晏安鼎盛之时”<sup>[19]</sup>(《宋词赏析》, 中华书局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页 212), 恐不确; 刘永济认为“暗用赵师雄梦见花神事以形容梅花之丽”(见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也嫌单薄。此句意境清冷, 寒夜翠鸟相伴, 益发显得孤凄无助。所可注意者, 着重在梅花化作美人、翠鸟化作童子的神奇想象。通过梅花与美人的精魂互换, 作者异常含蓄地暗示读者, 本篇所写的梅花, 既是梅花, 又是女子; 且此女子身份不俗, 有“童子”日夜相伴。这样的构思, 与《暗香》全然不同。《暗香》借梅花写对女子的怀思, 梅花是媒介; 《疏影》中的梅花, 却是女子的化身。

“客里相逢, 篱角黄昏, 无言自倚修竹”, 把幻想中的梅花拉近现实, 让人觉得眼前确有这样一枝梅花, 亦切合作者此时“作客”于石湖别墅的身份。文脉接续首句, 此梅花的面貌依旧是孤凄的: 黄昏独自立于篱笆墙的角落, 默默不语, 顾影自怜, 靠在一簇“修竹”旁边。然而“无言自倚修竹”这一状态, 背后却有增加了深意。此一境界, 显然来自杜甫《佳人》, 其诗云:

绝代有佳人, 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 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 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 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 万事随转烛。……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 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 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修竹。<sup>[20]</sup>

恰当用典带来含蓄、丰富与深邃的诗意, 是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来源之一。细读杜诗, 其中的“丧乱”、“杀戮”、“官高何足论, 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 万事随转烛”的丰富内涵, 皆隐藏在“日暮倚修竹”这一凄楚然而坚贞的形象背后。就连“侍婢”“翠袖”这样普通的意象, 其身份与色彩就与上句相合, 使人惊叹: 原来翠鸟所化的绿衣童子, 作者乃有意想象她为女子的侍女。有侍女相伴的女子, 当然不是一般普通家庭的女子。虽不必一定是皇宫女子, 必然是身份比较高贵的。自然, 作者笔下这一与梅花精魂互化的女子, 究竟是何种女子, 是读者想要感知到的。对这个疑问, 下句“昭君不惯胡沙远”实际上作出了深刻的揭示。词作忽然写到昭君, 读者多有不解, 然而此句正是解读词意的关键所在。许多人正是抓住“昭君”这一著名典故, 意识到作者可能写皇宫中的女子, 然而只能作片段理解, 前后不能贯通, 难以使人信服。昭君是汉元帝宫中女子, 远嫁匈奴前被元帝赐予“公主”身份。此句告诉我们, 这梅花所化之女子, 乃是具有昭君那样身份、经历和遭遇的女子: 本来生活在汉宫, 却被迫远适“胡沙”, 当然是“不惯”的。论者指出咏梅忽及昭君, 也受到唐王建《塞上咏梅》的启发: “天山路边一枝梅, 年年花发黄云下。昭君已没汉使回, 前后征人谁系马。”据说昭君曾携带主要生长于长江流域的梅花到塞外种植, 这种人到塞外梅亦到塞外的情形, 十分契合全词梅花与女子一体的构思, 也使咏梅忽及昭君看似奇怪, 其实毫无生硬之感, 意脉十分顺畅。至此, 我们可以断定, 此词中梅花所代表的女子, 确实并非一般女子, 她就是宫中女子。

既是“不惯胡沙远”, 当然日夜思归自己的家乡“江南江北”, 这是人之常情。然而正如昭君一样,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女子活着时一直没有回来。唯一可告慰的, 即是死后魂魄归来, 所谓“环佩空归月夜魂”, 这昔日的宫中女子, 也只能像昭君一样, “想佩环, 月夜归来, 化作此花幽独”。作者这看似荡开已远之笔, 又回到词的咏物对象——梅花, 又回到在“黄昏”的“篱角”, 作者似是眼中亲见的这一株“无言自倚修竹”的孤凄梅花: 原来她是像昭君一样的宫中女子死后归来的精魂所化。

这宫中女子, 究竟经历了什么, 导致“沦落胡地”? 当然未必完全和昭君一样, 属于正常的政治性和亲远嫁。下阕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

“犹记深宫旧事, 那人正睡里, 飞近蛾绿”, 首句貌似与梅花无关, 其实还是紧扣梅花来写。“飞近蛾绿”的动作发出者, 正是梅花。蛾绿即蛾眉, 因女子眉毛画为淡淡的绿色, 故称“蛾绿”。词句突然转到写梅花飞近在宫中睡觉的女子的眉毛, 也令人费解, 究竟有何用意呢? 原来这背后亦有一个故事:

宋武帝女寿阳公主, 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 梅花落于公主额上, 成五出花, 拂之不去。皇后留之, 看得几时, 经三日, 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 竞效之, 今梅花妆是也。<sup>[21]</sup>

细读此段文字, 所极可注意着, 在深宫里睡觉的“那人”, 正是公主。而围绕梅花妆由来的这则故事, 所出现的人物, 包括了皇后、宫女等这些生活在皇宫里的女性。即便我们忽略故事背后的人物, 此句字面亦明点“深宫”, 毫无疑问与皇宫有关, 则上阕魂魄化为梅花归来的昭君似的女子, 必然是指旧日曾经生活在皇宫里的女子, 事实乃昭然若揭, 且与上阕词意形象完全一致。设若置此不顾, 乃强作其他解释, 不亦怪耶! 进一步来说, 此句深宫旧事的描写, 乃真是和平盛时宫中女子平安、宁静甚至快乐生活的写照。然而好景不长, 正如春天到来的时候, 梅花即会凋落。人有没有办法让这些梅花永远绽放光彩呢? 对于大自然中的梅花, 虽则次年冬天又会开放, 然而已不是今年的梅花了。而梅花象征的这些宫中女子的命运如何呢? 善良的作者希望她们得到保护永远快乐美丽: “莫似春风, 不管盈盈, 早与安排金屋”, 此处用汉武帝“金屋藏娇”之典, 仅就武帝初见阿娇时的淳朴、深情和喜悦的心情而言, “金屋”则真是女子的安乐福地。仍是皇宫里的故事, 用典无比贴切。“早与安排”, 言下意为没有好好安排, 只是眼睁睁地听任无情的春风把这“盈盈”的梅花吹落, 也即暗指有人(即是当事帝王——徽宗皇帝)本负有保护宫中女子之责任, 然而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如梅花般凋落。“莫似春风”, 看此平常四字, 包含了多少对帝王深深的批判! 在这无比含蓄的表达当中, 作者的情感其实是有锋芒的, 然而仅以淡笔发之, 一方面是艺术风格的追求, 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人格涵养以及为尊者讳怨而不怒的道德修为的要求。

由于帝王在晏安之时的无所作为, 终于导致灾难发生: “还教一片随波去”, 这里的“一片”当不是指

“一朵”或“一瓣”, 而是指许许多多一大片梅花, 方能切合“随波去”的这种浩瀚汹涌的情景。表面上说梅花随波而去, 事实上是指这些宫中女子随波而去。当这伤痛人心的一幕发生时, 有人就发出哀怨了: “又却怨, 玉龙哀曲”。“玉龙”指笛子, 则“哀曲”指哀怨的笛曲。人多以为此意来自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中“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如《姜白石词校注》页134), 其实关系甚远。不若宋徽宗北行途中听羌笛所作《眼儿媚》词更为贴切:

花城人去今萧索, 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 忍听羌笛, 吹彻梅花。<sup>[22]</sup>

姜夔作《疏影》词时, 距徽宗北狩已七十年之久, 宋代为词极度盛行的时代, 词每一出, 则为传唱。皇帝被执, 天下震动, 《眼儿媚》词因此广为流传, 符合事理常情, 白石与石湖安得不知? 此词“胡沙”云云, 实是上阕“昭君不惯胡沙远”的准确出处。靖康之乱发生, 最为哀怨痛楚者为谁? 最当负以罪责者为谁? 必然是徽宗皇帝也。然而往日那美好的一切, 想要挽回, 其可得乎? “等恁时, 重觅幽香, 已入小窗横幅”, 再要寻觅那娇柔的梅枝, 陶醉于她幽幽的芳香, 只能去看那小窗上的一幅梅花图画了。她们定格在“小窗横幅”中, 也定格在作者与读者的心中, 只留下一片深深的怅惘, 引人悲叹, 引人追怀, 引人深思。所谓“篇终接混茫”, 岂非此境乎? 另外, 结尾重提梅之香, 也将《疏影》与上首《暗香》绾合在一起, 说明两首诗是密不可分, 结构上无比精妙, 读者不可不察。

为了进一步揭示《疏影》这首词的主题所在, 对“还教一片随波去”的具体所指, 还必须加以特别说明。

发生在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乱”, 一般人的印象是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掳至北方, 人们的关注点也只在皇帝身上。实则其惨烈程度, 远远超乎人的想象。史载:

夏四月庚申朔, 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sup>[23]</sup>

——《宋史卷二 三本纪第二三》

靖康之乱, 王后诸妃被虏, 皆北迁。<sup>[24]</sup>

——《天史卷一 大逆二十九案》

及钦宗靖康之乱, 金人粘没喝入汴, 虏徽钦、劫皇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杀太宗之子孙无遗者。<sup>[25]</sup>

——《天史卷五 负心十三案》

皇帝之外, 被掳至北方的其他人员, 竟达三千人之多, 其中宫中女子, 包括皇后、妃嫔、公主、宫女等等, 具体有多少人,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在男人的天下, 有谁关注过这些可怜的女子们的命运呢! “还教一片随波去”——昔日宫中优游的岁月从此不再, 代之于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 其中绝大多数人, 都死在茫茫“胡沙”之中, 没有回到朝思暮想的“江南江北”故土。清郑文焯“此盖伤心二帝蒙尘, 诸后妃相从北辕, 沦落胡地, 故以昭君托喻, 发言哀断”之论, 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揭示出了《疏影》这首词的主题所在。

夏承焘先生质疑这一观点, 认为词咏梅花, 忽及过去已经六七十年之久的“靖康之乱”, “殆不可信”, 从时间会使人淡忘一切伤痛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 则又可说。愚意以为, “靖康之耻”(用岳飞《满江红》“靖康耻”之语), 是刻在宋人心中的一道永久的深深伤痕, 未曾须臾抹去, 甚至随着岁月推移还可能增强。对于真正的心灵伤痛不会被岁月平复这个意思, 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有很精妙的表达:

他们说“时间会平息”

时间从不曾平息过

一种实在的痛, 随岁月

增强, 如肌肉筋骨<sup>[26]</sup>

赵家皇室自不必说; 对于抱有深深民族情怀和爱国意识的南宋文人来说, 更是耿耿于心, 一遇机缘凑泊, 即借诗文发出。时时遥望“西北浮云”、可堪“沙场秋点兵”的英雄词人辛弃疾是如此, 舍命出使金国耳听北方人民含泪询问“几时真有六军来”的南宋重臣范成大是如此, “铁马冰河入梦来”到死心系“王师北定中原日”的爱国诗人陆游是如此;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一介布衣如野云孤飞的江湖寒士姜夔, 居然也是如此。

如果有人质疑, 这两首词, 从《暗香》表达个人爱情追怀, 跳到《疏影》表现靖康之乱后宫中女子的命运, 这有什么道理? 这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下面, 我从这两首词之间逻辑关系的角度, 进一步加以申说。

#### 4 两词关系

两词为同时所作, 为同一心灵机杼下的产物, 同为范石湖所高度称赏, 自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 但如果两词的主题相似, 则又“屋上架屋”, 重复累赘, 无此必要。对于这两首词的关系, 古人较少提到; 但今人偶有阐发, 如俞平伯先生道:

此系白石自度曲, 二首均咏梅花, 蝉联而下, 似画家的通景。<sup>[27]</sup>

陈书良《姜白石词笺注》云:

此外, 尚须说明的是, 此篇《疏影》与前篇《暗香》是一个联章整体, 彼此呼应, 意象有迹可循。<sup>[28]</sup>

“蝉联”“通景”“联章”云云, 只是一个大概关系的说明, 语焉不详, 没有深入揭示其联章的内在逻辑。本文认为, 深入了解两词的内在关系, 是透彻读懂这两首词的一大关键。

首先, 从形式上看, 两词为姊妹篇, 欲要完整了解, 不能只看其一, 不看其二。某些宋词选本只选其中一首, 是不恰当的。

其次, 二词主题各自相对独立, 不可混为一谈。前首《暗香》的主题是怀念合肥情人, 为自身的爱情追怀, 与国事无涉; 后首《疏影》的主题是借咏梅忆及昔日北宋靖康时期的宫中女子, 表达对国事的感慨, 与自身爱情无涉。许多评词人未能清晰把握这一点, 导致把二者混杂在一起理解, 造成一些模糊认识。如叶嘉莹先生道: “虽然对于《疏影》这首词一般来说是喻写徽宗、钦宗沦陷在北方的悲愤, 都是从国家的感慨来说的, 其实在词中他也糅合了他过去一段爱情的往事。”<sup>[29]</sup>前面提到, 叶嘉莹先生不赞成“二帝蒙尘”“后妃沦陷”之说, 认为“是不能完全讲通的”, 此处后退一步, 姑且承认有沦陷悲愤、国家感慨, 却又说其中“糅合”了自己的爱情往事, 把两种主题混在一起, 导致两词的关系线索更加模糊。通过前面对《疏影》的深入细致分析, 我们看到, 其感慨宫中女子的命运, 是十分清楚的。上阕明以“昭君”为喻, 下阕起首即明言“犹记深宫旧事”, 通首紧扣这个中心, 并无“旁逸斜出”之笔。白石的情人仅为合肥一普通女子, 怎么能与这些意象扯到一起呢?

最后, 从具体的内容上看, 前后两首之间具有更深刻的逻辑关系。《暗香》表达爱情追怀, 《疏影》表达国事悲慨, 昭昭自明, 既泾渭分明各自独立, 不容混杂, 却又“蝉联而下”, 浑然一体, 这种“既分又合”的辩证统一, 充分显示出作者艺术构思独居匠心。上文“分”既已明, “合”在何处? 愚意以为, “合”在中国传统“推己及人”的伟大情感。

孟子云: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sup>[30]</sup>(《孟子·梁惠王上》) 敬爱自家的老人, 想到天下的老人都需要敬爱; 爱护自家的孩子, 想到天

下的孩子都需要爱护——依此逻辑, 爱怜自己的女子, 想到天下的女子都需要爱怜。在天寒地冻的冬天, 我想摘一枝梅花献给我的心上人; 然后, 我也希望, 全天下

的女子, 都能得到这种感情上的呵护, “莫似春风, 不管盈盈, 早与安排金屋。”这种“推己及人”的心理, 是产生伟大的博爱之心, 并由此生发真诚的爱民爱国情怀的根本基础。这不是空洞的豪迈口号, 也不是虚伪的政治表演, 是实实在在的设身处地和民胞物与。这里, “己”是基础和前提, 一个不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家人、

亲人、情人的人, 是不可能真诚地爱民爱国的。所以, 这两首词, 《暗香》一定在前, 《疏影》在后, 其顺序不能颠倒。

也许有人会说, 像后妃、公主这样的宫中女子, 是穷奢极欲的剥削阶级代表, 怎能代表国家人民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在此只简单提及。不管在我们现代人的教育语境中, 帝王后妃、皇家公主这些身份如何腐朽没落甚至“反动”, 但在古人的文化环境中, 他们却是国家的代表。他们的命运, 最能象征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 出现在词中的他们的形象, 也因此而抽象化了。同时, 后退一步, 抛开狭隘的阶级意识,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他们和我们现代人一样, 同样也是生活在悲剧人生历程当中身不由己的可怜人类。对待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有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 5 结论

像这种自创“姊妹”乐章“蝉联而下”, 主题既相对独立又深刻联系浑然一体的“组词”似的词作, 在宋词发展史上, 乃至在整个整个中国古典词史上,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意义上, 张炎所赞“《暗香》《疏影》两阙,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自立新意, 真为绝唱”(张炎《词源》), 以及郑文焯所言“宜当时即转播吟口, 为千古绝唱也”(郑校《白石道人歌曲》), 是恰如其分、毫不过誉的。至于两词的艺术魅力, 前述像吴世昌这样的否定者, 也不得不表示肯定。梅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中君子”, 历来咏及者甚多, 都不及这两首词立意精深, 感情真挚, 脱去凡俗, 蕴藉空灵。其幽韵冷香之笔调, 与梅花坚贞傲雪之气质, 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深情绵邈而不柔弱绮靡, 高远峭拔而不粗豪叫嚣, 融合婉约豪放两派之优势为一炉, 无比“清空骚雅”; “寓家国无穷之感”而不显山露水以博取世人虚誉, 运典隶事虽多, 然细绎踪迹则文脉贯通精当无比, 绝无堆砌之感。如“野孤飞”之一介布衣, “气貌若不胜衣, 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sup>[31]</sup>(陈郁《藏一话腴》, 转引自《宋词三百首笺注》页237), 胸有情人

也有天下, 诚为另类豪杰之士, 故曰“推己及人, 绝代双璧”, 不亦宜哉!

## 参考文献

- [1] 张炎著, 夏承焘校注. 词源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9-30.
- [2] 李佳撰. 左庵词话[M]//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108.
- [3]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44.
- [4] 吴世昌. 词林新话[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56.
- [5] 姜夔撰, 夏承焘笺校.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48.
- [6] 姜夔撰, 夏承焘笺校.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48.
- [7] 余冠英选注. 汉魏六朝诗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278.
- [8] (唐)杜甫著, (清)杨伦笺注. 杜诗镜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817.
- [9] (唐)杜甫著, (清)杨伦笺注. 杜诗镜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339.
- [10] 姜夔撰, 夏承焘笺校.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69.
- [11] 余冠英选注. 汉魏六朝诗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237.
- [12] 姜夔撰, 夏承焘笺校.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48.
- [13] 张惠言撰. 张惠言论词[M]//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615.
- [14] (转引自)唐圭璋笺注. 宋词三百首笺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58.
- [15] 刘永济. 唐五代两宋词简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52.
- [16] 姜夔撰, 夏承焘笺校.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49.
- [17] 叶嘉莹. 唐宋词十七讲[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331, 332, 333.
- [18] (宋)曾慥辑. 类说[M].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65: 卷十二.
- [19] 沈祖棻. 宋词赏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12.
- [20] (唐)杜甫著, (清)杨伦笺注. 杜诗镜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30.
- [21] 李昉, 李穆, 徐铉等编.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引《杂五行书》2354.

- [22] 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898.
- [23] (元)脱脱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二二本纪第二三 6317.
- [24] (清)丁耀亢撰.宫庆山,孟庆泰校释.天史校释[M].济南:齐鲁书社,2009:卷一大逆二十九案 71.
- [25] (清)丁耀亢撰.宫庆山,孟庆泰校释.天史校释[M].济南:齐鲁书社,2009:卷五负心十三案 389.
- [26] [美]海伦·文德勒著,王柏华等译.花朵与漩涡——细读狄金森诗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447.
- [27] 俞平伯选释.唐宋词选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7.
- [28] 姜夔撰,陈书良笺注.姜白石词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40.
- [29]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33.
- [30] 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1960:(梁惠王上)16.
- [31] 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7.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